

界，和世界电影进行各种各样对话。反倒不太会去考虑下一部能不能在戛纳或者柏林获奖。”在红毯逗留的时候，他看到远远走来一个人，以为是安保催促自己快点走，就对他说道：请稍等。过了一会儿看那人还在，沟通之后才发现，对方竟然是戛纳的选片总监 Christian Jeune，把《雪云》决选入围的那位。他拉着邬浪介绍给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福茂（Thierry Frémaux）认识，走出去几步后，Christian 突然回头对他说：“你要记住你的短片是我选的”。那一刻，高山流水，两人内心都有一点点骄傲在弥漫。

晚宴时，Christian 告诉了邬浪选择他的理由：“我在《雪云》里看到一种‘新’，它在用空间展现人物内心心理的变迁，让我印象深刻，这在中国电影里很少见。我期待看到你如何利用空间的变迁去展现时间的变化。”

《雪云》的故事发生在海南，表面上看，是一个关于烂尾楼的社会议题，但邬浪对它的表现，并不是讨伐式的二元对立，更多是一种人文关怀——人处在巨大的变迁中时，如何一寸一寸地去坚守内心的家园。2009年，18岁的邬浪来到海南读大学，从广东海安港，坐船抵达海口秀英港：“海南就像一块试验田，它的过去我没有参与，但我看到了过去某些时空海南的反差——这里曾有击鼓传花式的楼宇建造，但当地人的生活未必那么如意。我喜欢海南人的品性，他们不争不抢，淳朴地生活在当下，随遇而安。我们常常喜欢讨论未来，对现实视而不见。但事实是，更多的人其实活在当下。”

他曾经坐船去一个离岛，摆渡的船夫20多岁，不怎么讲话，皮肤晒得黝黑，常年的风吹使他的脖子上结起薄薄一层盐的晶体。船行到半路，海上大风将一个乘客的帽子吹到风中，转啊

导演邬浪带着《雪云》主演出席电影节。摄影/吴轶君



《雪云》海报。

转，飞往一座桥——这座在建中的大桥，仅桥墩就有100多米高，是个庞然巨物。这种空间上巨大的反差，使得摆渡船小如一叶轻舟，船夫告诉他，大桥连接后，这艘摆渡船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这种即将消逝的和已然存在的时空并置，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，似乎所有人，都在

面对这个永恒的议题。“那一幕，船夫就像是一块水中的石雕一样，立在水流之间。水流很急，但石头就定在那里。透过石头，我们能感受到周围流速的变化。”

那位船夫，让邬浪想到了李康生。几年后，他真的邀请到李康生出演《雪云》的男主角。再后来，女主角也确定了由李梦出演。若说两位演员有哪里相似，就是“他们站在那里，即使不说话的时候，脸上也有故事”。

和众多新导演的处女作一样，《雪云》从短片到成为长片并不容易，对初出茅庐的无名导演，业界持有普遍的怀疑。许多人卖房、借钱才筹拍人生中的第一部戏。类似的困难邬浪也遭遇过。他是幸运的，《雪云》的纯粹感染了业界资深电影人，也吸引了创投平台和国际电影节的关注。“大家还是愿意为了好电影聚在一起，所以我常说：电影就是相信的力量。”

拍摄进行得异常顺利，“老天爷都来帮我，想要拍风，起风了，想要拍雨，雨来了”——有一天回酒店的路上，车的右边狂风暴雨，左边艳阳高照，邬浪心想：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幸福了，能聚在一起做这些事。

今年，他带着《雪云》回到上海，作为上影节“一带一路”电影周的嘉宾，出席圆桌论坛，与世界电影人共谈电影，用自己的过往经验，给更多年轻电影人启发。“我想我会谈论勇气。我希望有更多健康的机制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年轻电影人，希望将来拍摄处女作不再需要卖房借钱。我会在今年的电影节创投单元，从新项目中选择一个，去助力它。”周传基老师传下来的星星之火，他要接着传递下去，“年轻导演不要给自己太多负担，对我来说，每一部电影，都是奖励”。